

作家這回不聊創作

瓦歷斯·諾幹 跟你說說文字這件事

文、圖／李國盛

從一件意外開始，瓦歷斯·諾幹踏上了這樣的解字之旅，一個人在部落的書房裡腸搜枯竭，成果便是這上下兩冊、總共 50 多萬字的作品。



➤ 瓦歷斯·諾幹（左）回歸到教育的本質，構思的過程當中，他結合教學經驗，滿腦子想的都是如何讓孩子學國字學的有趣、愉快。

自從《說文解字》開啟中文文字溯源的傳統，自此之後，每隔一段時間，就會有新的文字解說工具書出現，有些書是文人治學純趣味的作品；有些則是立志替中文留下脈絡，兼做教育用途，但無論是哪一類作品，中文溯源總要回到最早的畫畫文字甲骨文開始，這樣一路幾千年下來，中文的筆劃不斷變形、簡化，累積的故事愈

來愈多，也使得以文字寫作為志業變得愈來愈勞民傷財。

從一件意外開始，瓦歷斯·諾幹踏了解字之旅，足足是7年光陰，完成了50多萬字的作品。同時，這一路他也繼續堅持著國小教學的工作，還一邊兼寫散文小說兼新詩，從起念到完稿。

假如專家也輸了

身兼老師、詩人、社會運動健將，瓦歷斯大概沒想到自己會敗在最熟悉的文字領域。

大約在民國93年前後，家住臺中縣和平鄉的瓦歷斯聽到鄉內辦理國語文競賽，興匆匆的報了名，心裡還想著「此去，捨我其誰？」比完了鄉鎮比縣市，他準備揮軍京城，一路邁向全國賽。

話說這項國語文競賽，比賽規則簡單，就是比國字注音，但難題就在於短短10分鐘的時間，需要作答100題，結果，瓦歷斯意外落敗，連前6名都沒有。第二年，他鼓起勇氣捲土重來，也打算為自己掙面子，他形容自己苦讀一年，參賽前昭告鄉人，結果再度失利。

「真的啊，結果我發現比的其實是記憶力與速度。我40幾歲參賽，哪比得過小夥子，」瓦歷斯回憶，「我連第一關都沒能上，太有意思了這經驗。」



➤ 《字頭子》以「部首」以及相關的字族，詳細解說字形源流和文化制度，蒐羅的字詞非常完整，堪稱是現代版的《說文解字》。（印刻文學提供）

頂著老師和作家的光環，瓦歷斯落敗後不免想到自己是日日教文字的老師，除了年紀問題，或許也該認真重新看待這項學問，於是開始研究國字注音，研究的重點當然在於增進學習文字的效率。他的結論是，無論是大人或小孩，有一種方法可以讓孩子容易學會，就是從圖形開始學，換言之，他要回到最早的象形開始說起。

假如老師也不行

中文的文字趣味獨步全世界，但傳統中文學習之無趣也往往嚇壞許多人。瓦歷斯就覺得，國內目前的生字教學都太不有趣，也沒有系統性的發展，「孩子當然討厭學啊！所以搞到現在，有邊念邊，沒邊念中間，甚至是同音的字就寫上，錯得一塌糊塗。」

這場中文溯源工程正式回歸到教育的本質，構思的過程當中，他結合教學經驗，滿腦子想的都是如何讓孩子學國字學得有興趣、愉快。自94年起，他把自己註解的文字研究心得，發展成上課的部首教材，第一次實驗的孩子是他班上三年級的孩子，他回憶，這場實驗一年後，他們的程度遠優於當時其他的五年級生。

瓦歷斯的作法是先將部首分類，從親近生活的類別—如動植物開始教，他在黑板上用畫的，把文字恢復最早的象形狀態，要學生發揮想像力，猜猜看，接下來再補上甲骨文、金文、小篆，他發現，「只要是屬於象形的部首字，小孩子幾乎都能猜對。」

搞定象形，接下來就是形聲字了，「這些以象形為基礎加上音符的字，學過象形，形聲就不難了，而這些字占了字典裡部首字的80%。」

假如學習像遊戲

當然，就跟歷來所有立志替中文溯源的作家一樣，為了寫這本書，瓦歷斯第一個功課就是從頭學文字學，然後把辭書翻爛，其中包括中國大



➤ 《字頭子》將 214 個部首字以貼近生活的分類，讓學生查閱起來能夠更得心應手。（楊亞宸攝）

陸出版的辭書，「其實，通用字大致是3,500字，《字頭子》雖然初衷是寫給孩子，但成品卻是給大人讀的，還好，大人也可以教孩子啊！」他說以肉字為例，學文字者通常肉部與月部不分，瓦歷斯分析，但肉是肉塊，肉部的裡頭是上下撇，那就是肉的肌理；「月部的裡頭是二橫，那是月亮上的雲影，這樣分析，就不會寫錯了。此外，肉字可吃，後來作為買賣，就發展出『肉好』一詞，意思不是說這肉塊新鮮，指的是錢幣的代稱，你看，多有意思。」

書中，214個部首字以貼近生活的分類，分成「生物百態」、「人體與兩性」、「天地與人文」與「生民與戰爭」4大類別，生物百態最初介紹的幾個字，分別就是上古人常豢養的動物包括豕、牛、犬、羊、豕、馬等，後面幾種由於現代中文仍然常見，記憶不難，但其中豕（讀音ㄔ

一、ㄣ），原意是祭祀用的獸體，要理解原意，靠的除了訓詁，還是得回到最初的象形。

「最後，不要忘了，文字就是文學的基礎，所以我在《字頭子》裡放了許多文學的東西啊，另外就是文字的歷史，我也間接的處理了，」在原意的爬梳之外，每個字的解釋附上相關的文字發展故事，內容包括金文、小篆和十二生肖等，林林總總不一而足。

假如文字還不死

或許由於書中寶藏了文字的歷史，印刻文學也才表達了對這本書的興趣，予以出版。但在印刻之前，原本有另外一家文學出版社願意出書，沒想到總編輯離職，出書便無疾而終，後來瓦歷斯又陸續接觸了幾家出版社，其中包括專門出版



➤ 瓦歷斯·諾幹是多產的原住民作家，以詩、散文、評論、田野調查，描寫泰雅族的人文及歷史，展現泰雅雄渾、驕悍的文字風格。（資料照片）

國文教材的，卻以書的內容學術不足而婉拒。

「那樣也好，也許在他們眼裡，這本書太過通俗，不夠學術化，但我就是要讓更多人喜歡上的啊，管它學術不學術。」今年年初，印刻文學總編輯初安民知道這本書的計畫，決定情義相挺，也讓瓦歷斯從寫書到出書整整近9年的歷程畫下終點。

有別於漢字字典創造者——東漢許慎的《說文解字》與清代段玉裁的《說文解字注》，瓦歷斯·諾幹編撰的《字頭子》入門容易，在文人感嘆文字日漸衰微的當下，振衰起敝或許太過言重，但這樣一本通俗的文字作品，卻不難看出一個世代的代表性作家，對於喚起文字記憶的企圖。

「小孩子傳統的國語教學來看，就是認字、習字、造詞、造句，在這階段所做的多半是不斷

的重複書寫，不論是基於學習效果或是懲罰，往往都令人知難而退。」他說，即便沒有影像媒體的挑戰，枯燥的教育方式，就已注定了文字的式微。

接下來呢？「我接下來還想寫《獨體字》，更有意思…獨立存在的字，如一、止、丿……。像『字』就是個合併字，合上『宀』下『子』而成。獨體字就是研究這個字的生成與發展，一個獨體字的生成，就是文化密碼。」

時過多年，他決定跳到下個文字研究，或許這就是中文無可取代的魅力，才引得一代又一代人，立志揭開密碼。🌀

關於瓦歷斯·諾幹

臺灣泰雅族人，民國50年出生於臺中市和平區Miho部落。早期曾用瓦歷斯·尤幹為族名，後正名為瓦歷斯·諾幹。漢名吳俊傑，曾以柳翹為筆名。省立臺中師院畢業，目前專職寫作，兼任大學講師。民國100年「小詩學堂」組詩獲吳濁流文學新詩獎，同年獲聯合報散文評審首獎。已出版作品《荒野的呼喚》、《泰雅孩子臺灣心》、《山是一座學校》、《想念族人》、《戴墨鏡的飛鼠》、《番人之眼》、《伊能再踏查》、《番刀出鞘》、《當世界留下二行詩》、《迷霧之旅》、《城市殘酷》等等。

詩人瓦歷斯·諾幹說：「人人可寫詩。」民族作家Walis創辦《獵人文化雜誌》，記錄土地與原民的連結，報導土地與原民的糾結。他的散文，優美中帶著淡淡的哀傷；他的評論，像一支支箭，射向對原民不太友善的社會邊緣。使用漢文字在文壇耕耘多年，繼美麗的二行詩之後，瓦歷斯希望大家可以重新認識漢字的美好。（編輯部）